弓第二十三
因話録 趙璘
同話録 曽三異
五色線 闕名
五總志 吳炯
金樓子 蕭繹
乾臊子 温庭筠
投荒雜録 房千里

灸轂子錄 王叡
抒情錄 盧懷
啟顏錄 劉燾
絕倒錄 朱暉
唾玉集 喻文豹
辨疑志 陸長源
開城錄 李石
原化記 皇甫氏
蠡海錄 王逵
澄懷錄 袁桷

因話錄

唐 趙璘

遍遷月令

德宗常暮秋獵苑中天色微寒謂侍臣曰九月衣衫二月袍與時候不相宜欲遍遷一月如何左右皆賀翌日降旨議之李吉甫爲翰林學士承旨先進言聖人上順天時下盡物理宜編之于是李程時亦爲內相議曰臣按月令十月始裘月令是玄宗所定恐不可易上遽止其議

大僚子安得居山

武宗時李德裕薦處士王龜志業堪爲諫官帝問龜誰之子對以王超子帝曰凡處士當是山野之人王龜大僚子安得居山耶德裕無對

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之阿乳兒

郭汾陽在河中禁軍無故馳馬犯者輒死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候杖殺諸子泣告虞候縱橫之狀王比之曰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阿乳兒汝輩奴材也

好脚門生

李逢吉知貢舉榜成未放而入相及第就中書見主時謂之好脚跡門生也

讚招隱寺

高陵府君趙公初至金陵于知府李庶人坐上屢讚招隱寺一日錡宴于寺既歸謂趙公曰常誇招隱寺昨遊看何殊中州也耶公笑曰某所賞者疎埜耳若以遠山將翠幙遮古松用綵物裹腥膻涴鹿跑泉音樂亂山鳥聲不知城中

茶須活水煎

李錡嗜茶能自煎謂人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之活火者謂炭之有焰方熾者也

晉公不服食

裴晉公不信數術不喜服食每語人曰雞豬魚蒜遇着則食生老病死時至則行

口占進玉帶狀

晉公平淮西賜以玉帶公臨薨却進口占奏狀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合將歸地下又不可留在人間聞者莫不嘆其不亂

陸羽歌

羽本遺小兒爲竟陵能蓋寺僧收養至成人後他適聞所養僧卒作歌曰不羨黃金壘不羨白玉杯不羨朝入省不羨暮入臺千羨萬羨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來

和尚教坊

元和中有僧文淑者聚衆論說內典託言鄙褻之事不逞同輩爭其音調爲歌曲呼所居爲和尚教坊又

有僧鑑虛作煮肉法行于世

文章託名

才命論稱張燕公華華傳稱韓文公老牛歌稱白樂天佛骨詩稱鄭司農後人所託其名非眞者也

御史三院

一曰臺院其僚曰侍御史呼爲端公知雜事者謂之雜端非不雜事謂之散端二曰殿院其僚殿中侍御史新入者知右巡以次左巡號兩使三曰察院其僚曰監察御史每公堂會食皆絕若雜端失笑則三院皆笑謂之烘堂

臺中無不揖

飲酒無起謝之禮但公揖酒赴朝偃息于待漏則有卧揖上馬有馬揖他悉以揖爲禮

諸察院廳名

察院諸廳名看他名禮察謂之松廳廳南有古松也刑察謂之魘廳寢者多魘兵察謂之茶甌廳以其主院中茶茶必以陶器置之躬自緘啓故也吏察主朝官名藉謂之朝簿廳

東讓客非禮

人道尚右以右爲尊先賓客故西讓客主人在東盖自卑也今人東讓客豈禮哉

閣下

古者三公門有閣而郡守比諸侯亦有閣故有閣下之稱前輩與大官書多呼執事或足下劉子玄與宰相書曰足下韓退之與張僕書曰執事即其例也記室本王侯賓佐之稱他人亦不泛稱惟執事則指左右之人尊卑皆可通用侍者士子亦可通稱非特道釋也又自卑達尊例云座前尤非也閣下降殿一階座前降几前一等豈可僭同哉

文章李益

李益能文多有貴家子同姓名人謂益文章李益謂貴遊爲門戶李益

七七

李沂公妾名七七善琴與箏

山公

李約有山林之致養一猨因之曰山公也

孟詩韓筆

韓愈能古文孟郊長于五言時號孟詩韓筆

屬意蜂蝶

李賀作歌詩多屬意于花草蜂蝶間竟不能遠大

時世粧

崔樞夫人治家整肅貴賤皆不許時世粧

會稽二清

越州有名僧二人一曰清江二曰清晝故號二清

幾至失名

皓然以詩謁韋蘇州皆效其詩體韋全不見賞明日以舊制投之韋大歎味曰幾至失名何不但以所工見投而猥希老夫意也耶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也

南榻北榻

公堂會食雜端在南榻主簿在北榻乃舊儀也

同話錄 十卷

宋 曾三異

舞柘枝

舞柘枝之本出柘枝氏之國流傳誤爲柘伎也其字相近耳

鼗梢子

鼗古樂也今不言播鼗而曰撚梢子世俗之陋也今如擊鼓云超舞云誣綰之類甚多

散樂路岐人

散樂出周禮注云野人之能樂舞者今乃謂之路岐人此皆市井之談入士大夫之口而嘗文之豈可習爲鄙俚

古簫

古簫都下所謂排簫是也今言簫管乃別器箏篆樂也乃琴之流古瑟五十絃自黃帝令素女鼓瑟帝悲不止破之自後瑟止二十五絃秦人鼓瑟兄弟爭之又破爲二箏之名自此始今之制十三絃而古制亦有十二絃者謂之篆箏世俗有樂器而小用七絃名札箏今乃謂之篆如是則簫管以二物爲一名矣以一名爲二物矣或云蒙括分瑟爲兩則恐無爭之義

交椅

交椅謂之繩牀乃夷狄所制歐公不御之

比疎

古者尚沐故治髮之具櫛而已玉藻曰沐櫌梁櫛用禪櫛髮晞用象櫛如此而已然櫛已有比之義詩云其比如櫛箋謂相迫近也至漢書所言比疎則

視禪櫛爲加密矣然猶非今之比疎也注以爲辮髮之飾則今女子首飾所著金翠珍異之梳耳後世憚數沐而櫛用竹以爲去垢之具則與漢所言比疎名雖同而寔又異也

虎子

虎子即溺器也出漢書周禮王府掌王之燕衣褻器注謂清器虎子之屬今俗語云厠馬皆取四足若清器爲旋盆則虎子厠馬之類也

白衣送酒

[illegible]元亮九月把菊王弘送酒本傳無白衣人字白衣字出續晉陽秋云陶潛重陽日無酒坐菊花中見白衣人擔酒至乃王弘送酒也不在本傳中

榷貨

榷貨非揚搉之義榷獨木橋也乃專利而不許它往之義李侍郎壽翁有奏劄載此記本義出漢書昭宗紀制注

饅頭

食品饅頭本是蜀饌世傳以爲諸葛亮征南時其俗

以人首祀神孔明欲止其殺教以肉麵二像人頭而
爲之流傳作饅字不知當時音義如何適以欺瞞同
音孔明與馬謖謀征南有攻心心戰之說至伐孟獲
熟視營障七縱而七擒之豈於事物聞有欺瞞之舉
特世俗釋之如此耳

貉褶

近歲衣制有一種如旋襴長不過膝兩袖僅掩肘以
最厚之帛爲之仍用夾裡或其中用綿者以紫皂緣
之名曰貉袖聞之起於御馬院圍人短前後襟者坐

騎上不妨脫著短袖者以其便於控馭耳古所謂
貉之厚以居褻裘長短在袂制皆不如此今以所
貉袖者襲於衣上男女皆然三代衣冠亂常至於伏
誅今士大夫亦服此而不知恠

亂道

唐子西云左傳不亂道卻好班史不亂道卻不好史
記敢亂道卻好唐書不敢亂道卻不好思之書其好
與不好姑未論若言其不敢亂道與敢亂道則切中
矣

泰山府君

世言泰山府君海龍王之類鄙俗不可入文字東坡作明州僧寺御書樓銘有吝爾東南山君海王時節來朝以謹其藏豈惟融化語奇亦見百神受職意甚高也

倫倫

人之五倫朋友寓焉而不言師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是師寓於朋友中矣然有曰君師有曰父師是君父皆有師之道也人之常尊曰君曰父曰師三者而已記曰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師不親以此推之君之於臣父之於子力有所不及處賴師之教爾故師之德配君父

絕藝

蔣大防母夫人云少日隨親謁泰山東嶽天下之精藝畢集人有紙一百番鑿爲錢運鑿如飛既畢舉之其下一番未嘗有鑿痕其上九十九番紙錢也又一庖人令一人袒背俯僂於地以其背爲刀几取肉一斤許運刀細縷之撤肉而拭其背無絲毫之傷刻子

載鴻超怒其妻引弓射而怖矢泫眸子而眶不睫公子牟曰此乃盡矢之藝也以前二事較之乃盡刀鑿之藝古者鴻超之射人妙誠有之非列子寓言也

賣錫

都下賣錫者作一圓盤可三尺許其上面羅器物之狀數百枚長不過半寸闊無小指甚小者只如兩豆許禽之有足鞋之有帶弓之有弦纖悉瑣細大畧皆如此類以針作箭而別以五色之羽旋其盤買者投一錢取箭射之中者得錫數箭並下有盤方旋而未止賣錫者唱曰白中其[illegible]其餘不中逮旋止聲視之無差賣錫者乃自取箭再旋盤射之以酬之中禽之足者不使中禽之翼昔中弓之弦者不使中弓之稍毫厘比昔中者無差焉紀昌視虱三年大如木輪能射而中之蓋此類也然懸虱者乃定而視之此却是旋動亦能見而中之未知定者易而動者難邪是或一道也

聲

聲者氣之精華也一紙之鬲而氣不能達墻垣之間

聲可得聞聲之感通者甚神故詩能動天地感鬼神樂能治神人和上下皆主其有聲也

古畫有據

予家舊畫楊妃上馬圖乃明皇幸驪山時故事侍御之人無它仗衛但有兩瑞各執彈前導意其燕遊戲具非有謂也後乃聞乘輿燕遊前以擊彈代鳴鞘大抵古無有據而不苟用器物制度固有不能言傳因畫乃見者

史法

前輩云有三人論史法偶言馬過踏殺一狗云當如何書甲云馬逸有犬死於其下乙云有犬死於奔馬之下丙云有奔馬踐斃一犬文省而意盡丙爲得法

龍戶

昌黎廣州詩衙時將龍戶集上日馬人來馬人乃馬援所留人種也若龍戶往往以爲蠻戶而無明文近聞廣人云有一種蘆瀇人在海岸石窟中居止初亦無定處三四口共一小舟能沒入水數丈過半日乃浮

出形骸飲食衣服非人也能食生魚兼取蜆蛤海物從舶人易少米及舊衣以敵體風浪作即扛挽船置岸上而身居水中無風浪則居船中只有三姓曰杜曰伍曰陳相爲婚姻意此乃龍戶之類

雄鶩牝雞

周丞相與客閒步園中玩羣鶴問曰此牝鶴耶牡鶴耶客從旁曰獸爲牝牡禽爲雌雄丞相曰雄狐綏綏狐非獸乎牝鷄之晨鷄非禽乎客不能對雖然牝牡字從牛雌雄字從隹乃禽獸之別也自雄狐牝鷄之外經史亦不多見

子午針

地螺或有子午正針或用子正丙壬間纔針天地南北之正當用子午或謂今江南地偏難用子午之正故以丙壬參之古者測日景於洛陽以其天地之中也然有於其外縣陽城之地地少偏則難正用亦自有理

伏蠟

僧家所謂伏蠟者謂削髮之後即受戒若或斷酒色

等若干件每歲禁足結夏自四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終西方之教結夏之時隨其身之輕重以蠟爲其人解夏之後以蠟人爲驗輕重無差卽爲驗定而無妄想其有妄想者氣血耗散必輕於蠟人矣湯朝美作本然僧塔銘寫作伏臘之臘蓋未詳此也義

姓名

舜姓姚二妃姓嬀夏姓姒商姓子周姓姬秦姓嬴尚書敕降二女于嬀汭因地得姓因姓爲婦人之稱左傳有戴嬀有息嬀詩有大姒有必宋之子王姬驪姬文嬴穆嬴之類是也漢以後婦人如呂后名雉蔡邕之女名琰以名著者甚多孔子之母名徵在專以名言婚禮有所謂問名公羊傳有婦人許嫁字而笄之不知名與字之義如男子乎亦止類今世大小一二之別乎若後世以姬姜爲婦人之通稱則失之矣惟娣姒之姒却不因姓堯之女娥皇女英契之母簡狄秦穆公之女簡璧后稷之母姜嫄又不知此類乃其稱號耶乃其名耶

節史

節史書先立定意欲何爲乃可去取如欲知治亂則
取諸君臣賢否刑政升降之間如欲知制度則取諸
典章文物因革損益之事如欲知文法則取言辭摹
寫融液刪潤之處大抵一史須三數次節也陸務觀
爲言如此

孝經序語

孝經序載孔子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趙吉水希
廸嘗與予言聞之長者二語出孝經通緯

家宅

五帝官天下三皇家天下故曰官家國家家字本
重而又以爲上下之通稱今世達官稱府稱宅下
則稱家書所語五流有宅則宅字反不若家字矣

祭文

歐陽文忠公奉母喪過鄉郡郡守屬一同官作祭文再
三戒之留意其人唯唯文忠來已過期郡守索文觀
不一再三索之對以俟但候其至比至出文令書寫云
孟軻之賢母之賢也夫人有子如孟軻夫復何憾文
忠公大喜之

避秦

雲水人以小竹揉之下爲方遠上爲方益遠之中實衣衾之屬益之下藏藥物之屬負之於背以行名曰避秦此二字班馬書皆載於四皓事處器物因事以名其源流有如此者

馬門

舟之設屋開門而入其門謂之馬門必先闖後而後能入因其字義析而稱之也鄭山父云嘗見人舉似在何小說中若無它義此說雖近遷就似亦得之

付父發書

張安國守撫州時年未五十其父總得老人在官一日老人在齋中索紙筆發書來有兩吏人來聲喏拱立總得問爲誰對云書表司適聞運使發書來祇應總得遣而去邦呼安國來曰撫州書表司是伏事我如何使汝當伏侍我發書安國侍立候總得修書封題遣發乃退

三角亭詩

余子清之祖仕廟時因作三角亭詩知名召爲御史

不拜人問其故曰壞心術也予在朝曾見朝列云言官退無所爲不相識者又多不知其事但把相識人逐个思過所謂壞人心術者誠有之矣三亭詩云夜缺一簷雨春無四面花缺一則安知其非三無四則見其止於三昌黎送窮形容五字云非三非四滿七除二以兩句形容五字然則此詩尤當以一句言二數則形容親切

西皮

髹器稱西皮者世人誤以爲犀角之犀非也乃西方馬韉自黑而丹自丹而黃此復改爲五色相疊馬鐙磨擦有凹處粲然成文遂以髹器倣爲之

蓴羹

千里蓴羹未下鹽豉世多以淡煮蓴羹未用鹽與豉相調和非也蓋末字誤書爲未末下乃地名此二處產此二物耳其地今屬涇平郡

武穆獄案

岳武穆獄案今在莆陽陳魯公家此者無獄辭也但大書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字是罪案乃是細書與前

筆跡不同不知後來如何粘成卷也鄭棐之姪親見之

康節知數

邵康節先生至京師士大夫多謁之請問休咎有一人獨問國家運數先生喜曰他人所問皆爲已事子何獨上念國家再三稱嘆謂之曰予其日歸子可於某處相候至期其人往候先生與叙別就肩輿取緘封文字一卷授之曰展卷即觀候至家發之視畢焚之其人奉教歸而發視則五代史晉出帝紀也

殤神

九歌國殤非關雲長輩不足以當之所謂生爲人傑死爲鬼雄也江鄉淫祠有馬殤大王爲盜者多祀之亦能出爲靈響俗呼殤神必是小人死鬪忿怒之氣不泯而爲厲者也老母言年十六七時避盜山間一民家與其婦女處于屋後小室間坐忽覺簷間有聲如蝙蝠者老母先聞之而其家婦女未聞也有頃聲稍疾大其婦倉皇出門仰視之扣齒而言曰待去叫丈夫漢歸老母亦隨之到門外仰視但彷彿見空中

有黑影如蝴蝶狀散去問婦人何故如此應曰神道心亦不知爲異數日後盜息歸家以告長上方知其家亦祀此神非良民也殆自投虎口矣俚俗傳之其聲作於前則吉而勝作於後則凶而負楚俗有此蓋官者當知之

璽寶印

璽寶印三者名殊而用一許氏說文曰寶者印也周禮掌節云門關用璽節鄭氏云今之印章也職金吾捐而璽之鄭云璽印也故應劭漢官儀曰璽信也古者尊卑共之月令云固封璽左傳云襄公在楚武子使季治問璽書而與之是也然劭乃不以周禮爲証豈遺忘邪秦始皇得玉於藍田丞相李斯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漢高祖入關子嬰封皇帝璽節降璽乃此也故漢書曰高祖入咸陽得秦璽及卽天子位因服御其璽世世傳授號爲國璽及王莽篡位求璽於元后后投之於地璽上螭一角缺董卓焚洛陽徙都長安掌璽者以投于井孫堅軍城南見井中有光堅因取得之袁紹後逼堅妻取璽紹敗璽歸漢又

傳魏至晉元帝南渡無玉璽北人皆云白版天子後石勒爲冉閔所滅閔得其璽閔敗晉穆帝永和八年鎮西將軍謝尚遣督郵何融購得之相傳至於五代契丹滅晉出帝奉玉璽金印以降契丹謂璽非焉與前史所傳異命求其璽出帝曰從珂自焚玉璽不知所在疑焚之也本朝紹聖三年長安村民段義掘地得玉璽皆言此秦璽也漢以爲傳國寶自五代亡失乃下兩制定驗蔡京等奏以爲考之璽文曰皇帝壽昌者晉璽也受命于天者後魏璽也有德者昌唐璽

也惟德允昌晉璽也今云安全于天既壽永昌其爲秦璽無疑此傳國璽之本末也然秦漢以來天子始名璽故許氏直以爲王者印信舊儀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銀銅犀象爲方寸璽各服所好漢以來天子獨稱璽又以玉作臣莫敢用也豈非以高祖入關得爲傳國寶故璽之名遂增重邪舊儀又曰皇帝六璽皆白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凡六皇帝行璽賜諸侯王書信璽發兵徵大臣天子行璽外國事天子之

璽事天地鬼神漢書所謂璽者此也王莽遣將率易單于印單于白將率曰漢賜單于璽言璽不言章是則漢賜匈奴印亦通名璽矣唐武后改璽爲寶特此六璽之屬耳然章衡通載又謂開元六年改爲傳國璽又何若曰傳國璽則秦璽乃是矣苟以爲唐璽則前有德昌是已傳至五代其名不易初何所改如曰即前六璽則武后固改之矣豈後人易爲璽至玄宗復改邪然後唐應順元年內批有御前新鑄之印乃當將從珂自焚國璽散失倉卒刻鑄耳本朝雍熙三年改書詔天下合同三印皆爲寶用又書改爲印矣豈非承襲五代喪亡之後至是乃釐正乎慶元六年重陽後五日在塗與兄弟論及既歸因考訂始末寄宏正姪

十二辰

十二辰屬子午卯酉丑行死處其屬體皆有虧鼠無膽鷄無腎馬無角牛無齒獨兎無唇者卯死甚明餘三物頗配附不合耳

畜

普人論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前輩有言誰家畜
不知有父子嘗侍艮齋先生舉此二說先生曰家畜
者人亂之也南方畜牧人苦不經意北方以畜產爲
家資放駒游牝往流傳有度 洪忠宣公松漠紀聞
云饋人以牛則以一牝一牸

官職

唐監牧之官稱職者見於史南渡無監牧之地只買
西南之馬閒相隔二三千里徑過數國不知其牧養
之法如何然而少用駿馬今世 所謂起雲臥雲人方
以爲奇大抵不知駿馬也 正交而產者物理以
此識之也世傳水艸大王爲 金日磾雖未必然自古
服牛乘馬以致其用設爲官 職唐漢之事甚著豈可
如虎豹犀象駈而任之也

紙錢人

紙錢起自唐時紙畫代人未 知起於何時今世禱祀
禳禬者用之刻板刻印染省 男女之形而無口北方
之俗歲暮則人盡一枚於牆 月二十四日夜佩之於
身除夕焚之有謔詞云你自 平生行短不公正欺物

瞞心交年夜將燒毀猶自昧神明若還替得你可知
好裏爭奈無憑我雖然無口肚裏清醒除非是閻家
大伯一時間批判昏沉休痴呵臨時恐怕各自要安
身

眞愁字

周美成詞金陵懷古用莫愁字金陵石頭城非莫愁
所在前輩指其誤予嘗守郡郡治西偏臨漢江上石
崖峭壁可長數千丈兩端以城續之流傳此爲石頭
城莫愁名見古樂府意者是神仙漢江之西岸至今
有莫愁村故謂能子往來是也莫愁像有石本不知
甚古不知何時流傳郢中倡女常擇一人名以莫愁
示存古意亦僭甚矣

床婆子

崔大雅在翰苑夜直玉堂忽有內降撰文字秉燭視
之乃撰祭床婆子文恍然不知格式又無舊案可據
甚以爲窘忽思周丞相爲翰長來早有朝見使入邊
過院中請問云亦有故事但如常式皇帝遣某人致
祭于床婆子之神曰汝典司床簀云然則床婆子名

字與世俗同而不可改也偶子舍舉子見蓐媼舉此禮因記之

靈隆號石

靈隱寺前石岩上有建隆二年巳未歲云云字鑿石上予嘗墨印染與倪正父言之正父云村人胡鑿蓋亦無處辨証也藝祖以康申正月初四日受禪是年改元建隆錢塘之地尚屬吳越自有年號乃有建隆巳來殊不可曉

韓侂胃

韓侂胃封平原郡王而官至太師一時獻佞過稱師王晚年伏誅錢伯通在政府奉御筆施行都下誤爲文言曰釋迦佛中間坐胡漢神立兩旁文殊普賢自聞象祖打殺獅王象祖乃伯通名也謬妄稱呼至是亦可發後世一咲

遂作精對

擬叢書堂寫本勘讀一過丁巳九月沅炑記

半面笑

宋撰人闕

賈彌見人曰愛君美貌欲易君頭許之後能半面笑半面啼兩手把筆文辭各異

肥遺

華山蛇名見則天下大旱

驚蛺蝶

北齊魏伏在京輕薄人號曰驚蛺蝶

審雨堂

古槐中蟻穴也

昌廬

帝王錄有赤雀銜丹書止於昌廬

都公

唐呼左右爲都公

鴛鴦兎

魏志魏文帝夢兩兎落地爲鴛鴦

燈婢

寧王以木婢執燈呼燈婢

風流罪過

北齊郎基爲鄭州長史性清儉惟令人寫書潘子儀遺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

折襪線

韓昭仕蜀王氏爲禮部尚書粗有文章至於琴棊書射亦皆涉獵以此恩幸於王衍時人爲昭事藝如折襪線無一條長也

華獨步

萃歙字子魚

口案

張九齡引囚口撰案卷人謂之張公口案

朱愁粉瘦

朱愁粉瘦分不生羅綺

醉龍

蔡邕飲酒乃至一石常醉在路上臥人名曰醉龍

鬼笑貧

劉伯龍家貧將營十二之方忽見一鬼在旁撫掌

笑伯龍嘆曰貧窮固有命遂止

錦雨

夏涸名連陰雨名錦雨

魚倉

青田溪冬天水熱如湯衆魚歸之名曰魚倉

沉著痛快

吳人皇象能草世稱沉著痛快

射木人

後漢時苗嘗爲壽春令諸治中蔣濟醉不見納醉後

苗歸而刻木書曰酒徒蔣濟以弓矢射之蔣聞之亦不能制

裙腰路

白樂天杭州春望云誰開湖寺西南路艸綠裙腰一道斜

西笑

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西向而笑聞肉味美則過屠門而大嚼

瀟洒侯

陸龜蒙詩聚竹當封瀟洒侯

朱書顯名

杏園宴後於慈恩塔下題名同年人推一善書人記之他時有將相則朱書之

騎火茶

龍安有騎火茶最上不在火前不在火後故也清明改火故曰騎火茶

花妾

收之脫睛賦雜花如妾如婢

乞漿得酒

太歲在午人馬食土歲在辰巳貨妻賣子歲在申酉

乞漿得酒

村落如鷄飛

阿含經云人民村邑相近如鷄飛

五總志

江右吳烱

憂患餘生艱棘百焉時方搶攘顧逃生之不暇猶廢井不汲泥不食矣然於紬繹方冊與夫耳目所聞見有可紀述者尚未能結舌閣筆於是因事輒書雜以巳語或以古證今亦不獲引其次第非敢爲書覩有補於遺龜生五總靈而知事因識其首曰五總建炎庚戌上巳前三日書于蕭寺之道山亭江右吳烱序

太白

唐李白嶔崎磊落常醉眠於酒市上遽召見於沉香亭白披襟扶醉以對須臾筆落如風雨時人謂白沉酣中爲文章及與不醉人相對議未嘗錯悞故老杜云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而開元遺事載明皇宴于便殿酒酣謂白曰太后之朝政出多門國由奸倖任人之道如小兒市瓜不擇香味惟揀肥大者白曰今朝用人如淘沙取金剖石採玉皆得精粹者上曰學士過有所飾也以承觀之白本進取之流謟諛之意不忘於胷中向來躭酒不羈特有才命故以此玩世與次公醒而狂未易同日語也

潦倒

魏天寶間謂客指蘊藉爲潦倒宋武帝舉止行事以劉穆之爲節度此非蘊藉潦倒之士邪而後世以潦倒爲不偶之人誤矣

才絕

唐人謂李白爲天才絕白居易爲人才絕李賀爲鬼才絕白傳與贊皇不協白每有所寄李緘之一笈未

嘗開視劉三復或請之荅曰若見辞翰則回吾心矣東坡云文章如精金美玉市知有價未易以私口舌貴賤誠哉是言也

龍戶

長安有龍戶見水即知有龍或引出但如鰍退之云衙時龍戶集上日馬人來當是用此而馬人不見于書傳更當詳攷且質於博古者

麷麷

于寶司徒儀日祭用麷麷晉制呼爲撮餅又曰寒具今曰饊子桓玄蓄法書名畫冠絕一時一日方食具有客至不復拭手出以示之輒多染汚東坡題古畫云上有桓玄寒具油

二碧落碑

唐翰王元嘉絳澤二州眞子黃公爲妣妃薦嚴作文立石以表孝誠文雖不同而俱名曰碧落在絳州都刊于天尊之背在澤者立於佛龕之西絳之道館有開元中所立石誌謂荆人陳惟王書

不借

不借草履也謂其易辦人人自有不待假借故名曰不借

清節

有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將以獻呂穆公穆公曰吾面不及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爲復有獻硯于王荊公云呵之可得水公笑而却之曰縱得一担能直幾何二公之言雖類質野而清節不爲物移聞者歎服

責詞

冠萊公貶雷州（時）楊文公在西掖既得詞頭有請于丁晉公公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其罪也楊深不平之及晉公去位楊尚書（億）制爲責詞曰無將之戒深著於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一時快之

僧

丁晉公餞僧晉公少以文稱南遷作齋僧疏云補仲山之衮雖曲盡於巧心和傅說之羹實難調於衆口至南海有詩云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合笑笑何人士大夫傳誦服其精巧而識者譏諸以爲所憂所笑公心知之而

不覺形於歌也

王介甫一夕以動靜二字問諸門生門生作荅皆數百言公皆不然之時東坡維舟秦淮公曰候蘇軾明日來問之既至果詰前語東坡應聲曰精出為動神守為靜動靜即精神也公擊節歎稱

丁巳九月杪校明鈔本補一條竢与鮑刻本互證之

沅炑

金樓子

梁湘東王繹

一夢腸反胃

楊雄作賦有夢腸之談曹植爲文有胃反之論

酒甕飯囊

禰衡云荀彧可強與言餘皆酒甕飯囊

投虎千金不如一豚肩

寒者不貪尺璧而思短衣投虎千金不如一豚肩

箕舌

鋸齒箕舌榼耳屩鼻

三斗爛腸

殷洪遠云周旦腹中有三斗爛腸

桂華不實

桂華不實玉卮不當

玉華鹽

胡中有鹽瑩徹如冰謂之玉華鹽以供王厨

月額

旦月雨謂之月額

雨懸絲

細雨纖懸絲

玉蔬

始皇遣徐福入海求金菜玉蔬并一寸椹

白鳥

蚊也齊桓公卧柏寢謂仲父曰一物失所寡人悒悒今白鳥營營是必饑耳因開翠紗幮進之

蜘蛛隱

龔舍初仕楚王非其欲見飛虫觸蜘蛛網而死嘆曰

仕宦亦人之網羅也遂掛冠而退時人謂蜘蛛隱

白皮牛

大月氏有牛名曰皮牛部其肉明目瘡愈

銅奴錫婢

銅之精爲奴錫之精爲婢

燃石

豫章有水石灌之可以燃鼎

虞吏

山中寅日稱虞吏虎也

當路

狼也

雨師

辰日稱雨師龍也

鯨潮

鯨蜺出穴則水溢爲潮鯨出入有節故潮有期

金鹽玉豉

五茄一名金鹽地榆一名玉豉可以煮石

衆香木

南扶國根旃檀節沉水花鷄舌葉霍膠薰陸

采華草

太極山有華草服之里言

飛車

寄肱之民能爲飛車從風遠行至于稟洲歸則別給

不以視民

能言雞

羅含之雞能言西周之犬能語

雷門

會稽城門鼓聲聞于洛陽號雷門

棄珠

扶餘國美珠如酸棗

天鷄

桃都山大樹有天鷄日出即鳴天下鷄皆鳴

潢池

女國有潢池浴之而孕

玉李

星如玉李月上金波

穀霧

霧生猶穀河垂似帶

脩羊公

有道者化白石羊題脇曰脩羊公

黃妳

書卷言怡神如媼妳

乾膰子

唐 溫庭筠

武元衡

武黃門之西川大宴從事楊嗣復狂酒逼元衡大觥不飲遂以酒沐之元衡拱手不動沐訖徐起更衣終不令散宴

鮮于叔明

劒南東川節度鮮于叔明好食臭蠱時人謂之蟠蠱每散令人採拾得三五升即浮之微熱水中以抽其

氣盡以酥及五味熬之卷餅而啖云其味實佳

權長孺

長慶末前知福建縣權長孺犯事流貶後以故禮部相國德輿之近宗遇恩復資留滯廣陵多日賓府相見皆鄙之將詣闕求官臨行羣公飲餞於禪智精舍狂士蔣傳知長孺有嗜人爪癖乃於步健及諸傭保處薄給酬直得數兩削下爪或洗濯未精以紙裹候其酒酣進曰侍御遠行無以餞送今有少佳味敢獻不進長孺長孺視之忻然有喜色如獲千金之惠涎流於吻連撮噉之神色自得[illegible]

蕭俛

貞元中蕭俛新及第時國醫王彥伯住太平里與給事鄭雲逵比舍忽患寒熱詣彥伯求診候誤入雲逵第會門人他適雲逵立於中門俛前趨曰某前及第有期集之役忽患具說其狀逵延坐爲診其臂曰據脈候是心家熱風雲逵姓鄭若覓國醫王彥伯東隣是也俛赧然而去

李丹

郎中李丹典濠州蕭復處士寄家楚州白田聞丹之義來謁之且無傭保棹小舟唯領一丱歲女僮時方寒衣復單弊女僮尤甚坐於客次女僮門外求火燎手且持其靴去客吏忽云郎中屈處士復即芒屩而入丹揖之坐畧話平素復忽悟足禮之闕矍然乃起丹曰某爲饑凍所迫高堂慈母處分令入關投親知無奴僕有一小女僮便令將隨參謁朝至此僮騃恐懼公衙失所在客吏已通取靴不得去就踈脫唯惶悚而已丹曰靴與履皆一時之禮古者解襪登席即徒跣以爲禮靴　服也始自趙武靈王又有何典據此不足介君子懷但請述所求意遂留從容復顧自趨乃云足下相才他日必領重事於是遣使於白田饋遺復母甚厚又餞復以匹馬束帛復後竟爲相

梅權衡

梅權衡吳人也入試不持書策人皆謂奇才及府題出青玉案賦以油然易直子諒之心爲韻場中競講論如何押諒字權衡於庭樹下以短箠畫地起草日晡權衡詩賦成張季遐前趨請權衡所納賦押諒字

以爲師模權衡乃大言曰押字須商量爭應進士舉
季遐且謙以薄劣乃率數十人請益權衡曰此韻難
押諸公且廳上坐聽某押處解否遂朗吟曰恍兮惚
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諒犬蹲其傍鴟梯其
上權衡又講青玉案者是食案所以言犬蹲其傍鴟
梯其上也衆大笑

張登

南陽張登制舉登科形貌枯瘦氣高傲物裴樞與爲
師友樞爲司勳員外舉公羣至投文樞才詆訶瑕謫
裴三十六大有可笑事樞因問登可笑之由登曰笑
公驢牙郎博馬價此成笑耳

登自知江陵鹽鐵院會計到城直入司勳廳冷笑曰

歐陽詢

長孫無忌嘲詢曰鴉聲博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教觜
寒只緣心溷溷所以面團團上大笑

張元一

祝上書此一獼猴狀詢應聲曰索頭連背暖襠祝畏肚
則天問張元一外有何可笑元一曰朱前疑著綠逯

仁傑著朱閒知微乘馬馬吉甫乘驢將名作姓李千里將姓作名吳楊吳左臺胡御史右臺御史胡即胡元禮也天后大笑尋除別官

裴弘泰

裴鈞僕射大宴巡官裴弘泰後至鈞不悅弘泰曰請在座銀器盡卦酒滿之隨飲以賜弘泰可乎鈞許之遂竭座上小器至舩舩凡飲皆竭隨即填於懷有銀海受一斗以上以手捧而飲盡踏其海捲抱之索馬而去鈞使人問弘泰方箕踞而坐秤所得銀器二百餘兩不覺大笑

蕭嵩

蕭嵩欲注文選見馮光進釋蹲鴟云今之芋子是著毛蘿蔔嵩大笑

不爵不觥非炮非炙能說諸心庶乎乾腊之義

投荒雜錄

唐　房千里

南方酒

新州多美酒南方酒不用麴蘖杵米爲粉以衆草葉胡蔓草汁溲南人呼野葛爲胡蔓草大如卵直蓬蒿中蔭蔽經月而成用此合濡爲酒故劇飲之後既醒猶頭熱涔涔有毒草故也南方飲酒即實酒滿甕泥其上以火燒方熟不然不中飲既燒即揭瓴麴虛泥固猶存沽者無能知美惡就泥上鑽小穴可容筯以細筩插穴

中沾者就吮箭上以嘗酒味俗謂之滴淋無賴小民空手入市徧就酒家滴淋皆言不中取醉而返南人有女數歲即大釀酒既漉候冬陂池水竭時寘酒甕密固其土瘞于陂中至春漲水滿不復發矣候女將戒因決陂水取供賀客南人謂之女酒味絶美居常不可致也

治蠱草

新州郡境有藥士人呼爲吉財解諸毒及蠱神用無比昔有人嘗至雷州途中遇毒面貌頗異自謂即斃吉財數寸飲之一壯而愈俗云昔人有遇毒其吉財得是藥因以奴名名之實草根也類芍藥遇毒者夜中潛取二三寸或剉或磨少加甘草詰旦煎飲之得吐即愈俗傳將服是藥不欲顯言故云潛取而不詳其故或云昔有里媼病蠱其子爲小胥邑宰令以吉財飲之暮乃具藥及旦其母謂曰吾夢人告我若飲是且死亟去之即什於地其子又告縣尹縣尹固令飲之果愈豈中蠱者亦有神若二豎哉

刺桐花

刺桐花狀比圖畫者不類其木爲材三四月時布葉繁密後有赤花間生葉間三五房不得如畫者紅芳滿樹

南中僧

南人率不信釋氏雖有一二佛寺吏課其爲僧以督責釋之土田及施財間有一二僧喜擁婦食肉但居其家不能少解佛事土人以女配僧呼之爲師郎或有疾以紙爲圓錢置佛像旁或請僧設食翌日宰羊衣以噉之目曰除齋

嶺南女工

嶺南無問貧富之家教女不以針縷績紡爲功但躬庖厨動刀機而已善醯醢葅鮓者得爲大好女矣斯豈遐裔之天性歟故偶民爭婚聘者相與語曰我女裁袍補襖即灼然不會若修治水蛇黃鱔即一條必勝一條矣

雷公形

嘗有雷民因大雷電空中有物豕首鱗身狀甚異民揮刀以斬其物踣地血流道中而震雷益厲其夕凌

空而去自後揮刀民居屋頻爲天火所災雷民圖雷以祀者皆豕首鱗身也

雷公墨

凡訟者投牒必以雷墨雜常墨書之爲利

雷耕

雷人陰冥雲霧之夕呼爲雷耕曉視田中必有開墾之迹有是乃爲嘉祥

壽安土棺

壽安之南有土峯甚峻乾寧初因雨而圮半壁銜土棺下有木橫亘之木見風成塵而土形尚固邑令滌之泥泊於水粉膩而臘黃剖其腹依稀骸骨因徵近代無以土爲周身之器者載記云夏后氏塈周盖其時也

炙轂子錄

唐　王叡

麻鞵

夏殷皆以草爲之屩左氏謂之非履也至周以麻爲之謂麻鞵貴賤通著之晉永嘉中以絲爲之宮禁內貴妃以下皆著之

靸鞵舄

三代皆以皮爲之靸鞵禮云單底曰履重底曰舄朝祭之服自始皇二年遂以蒲爲之名曰靸鞵至二世

加以鳳首尚以蒲爲之西晉永嘉元年始用黃草爲
之宮內妃御皆著之始有伏鳩頭履子梁天監中武
帝以絲爲之名解脫履至陳隋間吳越大行而模樣
差多及唐大曆中進五朵草履子至建中元年進百
合草履子至今其樣轉多差異

旁排

旁排自夷子始也謂之彭排步卒用八尺牛筋排馬
軍用朱漆排至今然矣

墓前羊虎

秦漢已來帝王陵前有石麟石象辟邪石馬之屬
臣墓前石虎石羊石人石柱之類皆以飾壠如生前
之儀衛唐朝以爲山陵太宗葬九山關前立石馬陵
後門內又有沓前勇衛軒禁者一十四人石象皆刻
其官長後漢太尉楊震葬日入壙驅罔象以好食亡
者肝腦人家不能禽方相立於墓前而罔象畏虎與
栢故墓前立虎或說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獻
之道逢二童子謂此名爲媲常在地中食亡人腦若
欲殺之取栢東南枝插向丘壟由是墓前皆樹栢以

二說各異未知孰是儀禮云大夫樹菊士樹楊按禮經云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後代封墓而又樹焉左傳云爾墓之木拱矣又樹吾墓檟仲尼卒子弟各自守它方持其異木樹之墓側自殷周已來尊卑之制不必專以罔象之故虞思道西征記云新鄉城西有漢桂陽太守趙越墓墓北有碑碑有石柱東西有亭因以石柱爲名然柱前石人石獸石柱自漢代有之炙轂子曰舜葬蒼梧鳥啣土培墓陵丘之石象恐不特楊震也又古詩云古墓犁爲田松栢摧爲薪自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又詩云墓門有棘然則封樹起中古也

序樂府

炙轂子曰樂府題解序云樂府之典肇於漢魏歷代文士篇咏實繁或不觀本章便斷題取義贈人利涉則述公無渡河慶彼再婚乃引烏生八九子賦雉班者但美綉錦歌騮馬者但序馳驟若茲者不可勝載遞相祖襲積用爲常欲令後生援以取正項因涉閱傳記兼諸家文集每有所得輒以紀之歲月積深或

成卷帙因以編次目之故爲古題解躰學君子無或
忽之也

雉朝飛齊宣王時處士牧犢子所作也
走馬行樗里子恭所作也
別鶴操商陵牧子所作也
淮南王淮南小山所作也
武溪深馬援南征所作也
吳趨曲吳人以歌其地也
箜篌引亦曰公無渡河舊說朝鮮津卒霍子高妻麗
玉所作也
平陵東義門人所作也
薤露歌蒿里歌並喪田橫門人
長歌短歌言人壽命長短已定不可妄求也
陌上桑一曰日出東南隅亦曰艷歌羅敷行秦氏
所作也
釣竿古今註云伯常子妻所作也
董遊歌古今註云後漢董遊所作也
短簫歌古今註云黃帝使岐伯作也

上留地名也北地人有父母死不恤其弟者鄰人之
賢者爲其弟作以諷也
日重光月重輪羣臣爲漢明帝作也
度關山古詩云魏武所作也
對酒古辭魏武所作也
燕歌行晉用爲樂章
秋胡行胡妻死後人哀而賦之
苦寒行魏武賦晉用爲樂
塘上行一曰塘上辛苦行魏文甄后作

每條久爲一行

[illegible]行　東門行　西門行　煌煌京路行　艷[illegible]
何常有行一曰飛鶴行　步出東門行一曰隴西
滿歌行　擢歌行　鴈門太守行
巴上樂府相和歌按相和歌並漢魏間謳謠之詞絲
竹更相和爲執節者歌之本一部魏明帝分爲二更
遞夜宿始十七曲後合爲十三曲今所載之外復有
氣出唱精列東光引等三篇自短歌行下晉荀勗采
撰舊詩旋用於漢魏故其數廣
殿前生桂樹樂府鞞舞歌漢代燕享用之不詳所起

其歌又有關東賢女章帝所造章和二年中樂久長四方
望等五曲其辭皆[illegible]近史云
鞞舞本漢樂舞也高祖造
白鳩篇按晉楊泓舞序云自到江南見白鳧舞或云
白鳧舞即白鳩舞也察其詞吳人患孫皓之虐政思
從晉也
碣石晉樂魏武帝辭
已上樂府拂舞篇按前史云自出江西復有濟[illegible]獨
淥等共五篇今讀其詞惟鳩一篇餘並非吳歌未詳
所起也

白紵篇
已上樂府白紵歌按舊史記白紵吳地所出白紵舞
也武帝使沈約改其詞爲四時之歌若蘭葉參差桃
半紅春歌也周處風土記云孫權往征公孫闕浮海乘船
白也時和歌者猶云行行蓋紵出於此炙轂子曰白
紵細白生紵布也今湖州者最上也按左傳吳季札
獻縞帶於子產贈之以紵布也
上之回　巫山高　君馬黃　有所思　雉子班
臨高臺　芳樹此在君馬黃下

已上樂府鐃歌按漢明帝樂四品其最末曰短簫鐃歌軍中鼓吹之樂舊說黃帝使岐伯所造以建武威揚德業觀戰士也周禮所謂王大捷則令凱樂軍大捷則令凱歌也所謂漢曲又有朱鷺思悲翁艾如張雍離上陵將進酒聖人出上之田遠如期石留共十八曲宇皆紕繆不可曉解鈞竿一篇晉世亦稱爲漢曲已上十八曲恐非是也

龍頭吟　黃鶴吟　望人行　折楊柳　關山月

落陽道　長安道　驄馬行　紫騮嘶　豪俠行

楊花　雨雪

已上樂府橫吹曲按北山有蒙角周禮以鼖鼓鼓軍士用角舊說蚩尤氏率魑魅與黃帝戰于涿鹿之野帝始命吹角作龍吟以禦之魏武征烏桓越沙漠頓士聞之悲思於是減爲十鳴尤更悲矣又有胡笳聲後漸用之又橫吹者胡笳樂漢博望侯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惟得摩訶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變爲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其法乘輿以爲武樂東漢以給邊將和帝時入將三軍得用之魏晉以來

二十八解不復具在世止有出關出塞黃覃子赤之也
楊合上黃鶴吟隴頭吟折楊柳望人行等十曲皆無
其辭若關山月以下十八曲後代所加也
王昭君漢人憐昭君遠嫁爲作歌
前漢歌晉車騎將軍沈充所作也
烏夜啼臨川王義慶所作也
石城樂宋臧質所作也
莫愁鄧州石城女子所作也

襄陽宋繭道癡所作也
已上樂府清商曲南朝舊樂也故蔡邕云清商曲其
辭不足采者其曲名有出郭西門陸地行車俠鍾朱
堂寢奉法五曲非止王昭君等永嘉之亂中朝舊曲
散亂江左樂府後魏孝文纂收其所獲南音謂之
清商樂即此等是也隨平陳因置淸商署若邕渝白紵皆在焉
相逢狹路間行亦曰長安有狹斜行出自薊北行
艷歌行遊子行豫章行齊行
飲馬長城窟或云此蔡邕之詞門有車馬客行

猛虎行　會吟行　東門猛虎吟行或云無行字

結客少年場行　苦熱行　放歌行　鳳雛舊說漢

世樂曲也　西上長安行　悲歌行　白馬篇

昇天行　空城雀　半渡溪　夜起行　獨不見

携手曲　陽春曲　行路難　蜀道難　善哉行

悲哉行　大垂手　又有小垂手　秦王卷衣　新城

亦曰長樂宮行　輕薄篇

已上樂府雖存題目相逢狹路間以下皆不知所起

君子有所思以下又無本辭仲尼云有所不知則闕

以俟知者今據後人所擬乎其意而注之如曹植篇

鶯種葛明君箜篌蒲生白馬幽都盤古驅車東嶽妍

歌結客大垂手等擬氣出唱爲喉乾酒行爲於穆篇

列行爲兩儀陌桑爲望雲有所思爲嗟佳人善哉行

爲苦日短長歌行爲日出東門爲推賢爲天地苦寒

行爲呼嗟飲馬長城窟爲共桑差生豫章行爲窮達

難露爲天地秋胡行爲在昔妾薄命爲日月齊路行

爲美如太山梁父吟爲八方等篇雖大禹以上亦

是擬古所作後繼之故不錄如傅休奕秋蘭草搖搖

吾生行宴樂無少年　東海人生坐玉殿閶闔

日月與日月既逝復極　翼太極

燕美謝惠連東西晨風前有尊酒陳歌越等行諸家
集復有城上麻携手雍堂送歸夾樹渡易水胡無人
相桐柏出華陰山近代吳均輩多擬此等並自爲樂
府皆關古辭亦不書以俟知音也
思歸引亦曰操衛女作
水仙操伯牙作也
公無渡河本曰箜篌引也　銅雀臺一曰銅雀妓
走馬引　雉朝飛　別鶴操　上門怨　婕妤怨
已上樂府琴曲出琴操記事與本傳相連今並存之

以廣異聞
四愁張平子所作
四聲詩亦張平子所作
情詩漢繁欽所作　合歡詩晉陽方所作
招隱漢淮南王引劉安小山所作
反招隱晉王康琚所作
藁砧今何在出樂府
聯句起漢武栢梁宴人作一句
自君之去矣出徐幹室思詩等三詞云

離合體起漢孔融離合其字以成文

盤屈詩盤屈書之是竇滔妻蘇氏廻文詩也

廻文詩廻復讀之也偕韵而成見上注

百年歌每十歲爲一首陸士衡至百二十時也

步虛辭道觀所唱

風人梁簡文帝謂之風人陳江總謂之吳歌其文盡

帷簿褻情上句述一語用下句釋之以成云圍棊敗

看子故依然是此類也

已上古題及近代援古題名題漢代雜題多起齊梁

又有古歌詩數千篇亦兩漢之什於世而題目又如

兩頭纖纖五雜俎等體復不類並不載之也炙轂子

曰此部全出樂府題解余加以古今注附之義有闕

者採經史以補之也

滑稽

炙轂子曰滑稽轉注之器也今若以一器物底下穿

孔注之不已之類此人言語捷給應對不窮似滑稽

轉注不已故呼辨捷之人爲滑稽

丁巳七月据明鈔說郛本校正 沅灶

杼情錄

宋　盧懷

江鄰幾

江鄰幾善爲詩清淡有古風蘇子美坐進奏院事謫官後死吳中江作詩云邵邸獄寃誰與辨皐橋客死世同悲用事甚精嘗有古詩云五十踐衰境如我在明年論者謂人莫不用事能令事如已出天然渾厚乃可言詩江天資淳雅喜飲酒鼓琴圍棋人以酒召之未嘗不醉已醉眠人强起飲之亦不辭也或不能

歸即宿人家商度風韻陶靖節之比云江嘗通判虞
州有酒官善琴以坐職不得出江旦旦就之郡中沙
門道士及里獻能棋者數人呼與同往郡人見之習
熟因畫爲圖前列趨道一人騎馬青盖其後沙門道
士褐衣數人葛巾芒履累累相尋意思蕭散惜時無
名于此畫不足傳後何減稽阮也

竇鞏

竇鞏工爲絶句嘗從軍有別家詩云自笑儒生着戰
袍書齋壁上掛弓刀如今便是征人婦好織迴文寄

買韜又悼妓東東一篇云芳菲美艷不禁風未到春
殘已墜紅惟有側輪車上鐸丹邊長似叫東東

戴衢

戴衢久不第嘗夜吟日擾擾東西南北情何人於此
悟浮生還緣無月春風夜暫得獨聞流水聲又云坐
落千門日吟殘午夜燈

李建樞

李建樞詠月云昨夜圓非今夜圓却疑圓處減嬋娟
一年十二度圓缺能得幾多時少年

薛宜僚

薛宜僚會昌中爲左庶子充新羅冊禮使青州泛海船船阻惡風雨至登州却漂回淹泊青州郵傳一年節度使烏漢正尤加待遇有席中飲妓東美者薛頗多情連帥置於驛中薛發日祖筵烏咽流涕東美亦然乃於席中留二詩曰經年郵驛許安棲此會他鄉別恨迷今日海帆飄萬里不堪腸斷對含啼阿母桃芳方似錦王孫草長正如烟行雲行雨今辭夢惆悵歡情却一年薛到國未行冊禮旌節曉夕有聲旋染疾謂判官苗用曰東美何頻在夢中乎數日致卒苗攝大使行禮旅襯回青州東美乃請假至驛素服致奠哀號拊柩一慟而卒情緣相感頗爲奇事

趙嘏

趙嘏頗有詩名不拘小節飲中贈歌者曰倚風無處過梁塵雅唱清歌日日新來值漢廷花欲盡一聲留得萬家春后因酒失悔過以詩上歙州府曰葉覆清溪艷艷紅路橫秋色馬嘶風猶携一榼郡齋酒傾對青山憶謝公

李朱厓

李朱厓平泉莊佳景可愛洛中士人詫於江遵遵有詩曰平泉風景好高眠水色風光滿目前剛欲平他不平事至今惆悵滿南還江過楊相宅有詩云倚伏從來事不遙無何平地起青霄纔到青霄却平地門對古槐空寂寥

敬相

敬相牧廬州有朝客留意飲妓祖送短亭妓車後至相贈之曰望斷蘇娘小小坡竹塈金鴈展輕莎客

啟顏錄

唐 侯白

諸葛恢

晉諸葛恢與丞相王導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以不言葛王而言王葛答曰譬如言驢馬驢寧勝馬也

韓博

晉張天錫從事中郎韓博奉表并送盟文博有口才桓溫甚稱之嘗大會溫使司馬刁彝謂博曰卿是韓盧後博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

耳他人自姓刀那得是韓盧後博曰明公未之思耳短尾者則爲刀闔坐雅歎焉

王絢

晉王絢彧之子六歲外祖何尚之特加賞異受論語至郁郁乎文哉尚之戲曰可改爲耶耶乎文哉吳蜀之人呼父爲爺絢捧手對曰尊者之名安得爲戲亦可道草翁之風必舅論語云草上之風必偃翁即絢外祖何尚之舅即尚之子偃也

魏市人

後魏孝文帝時諸王及貴臣多服石藥皆稱石發乃有熱者非富貴者亦云服石發熱時人多嫌其詐作富貴體有一人於市門前卧宛轉稱熱衆人競看同伴怪之報曰我石發同伴人曰君何時服石今得石發曰我昨市米中有石食之今發衆人大笑自後少有人稱患石發者

王元景

北齊王元景爲尚書性雖懦緩而每事機捷有一奴名典琴嘗旦起令索食謂之解齋典琴曰公不作齋何故嘗云解齋元景徐謂典琴曰我不作齋不得爲

解齋汝作字典琴何處有琴可典

李勣

唐左司郎中封道弘身形長大而臀甚濶道弘將入閤奏事英公李勣在後謂道弘曰封道弘你臀斟酌坐得即休何須爾許大

令狐德棻

唐趙元楷與令狐德棻從駕至陝元楷召德棻同往河邊觀砥柱德棻不去遂獨行及還德棻曰砥柱共公作何語答曰砥柱附參承公德棻應聲曰石不能言物或憑焉時群公以爲佳對

崔行功

唐崔行功與敬播相逐播帶櫚木霸刀子行功問播云此是何木播曰栟櫚木行功曰唯問刀子不問佩人

邊仁表

唐四門助教弘綽與弟子邊仁表論議弘綽義理將屈乃高聲大怒表遂報曰先生聞義即怒豈曰弘弘又報云我姓既曰弘是事皆弘邊又應聲曰先生雖

曰弘義終不綽座下大笑弘竟被屈而歸

賓曉

唐竇曉形容短小眼大露睛樂彥偉身長露齒彥偉先弄之云足下甚有功德旁人怪問彥偉曰既已短肉又復精進豈不大有功德竇即應聲答曰公自有大功德因何道曉人問其故竇云樂工小來長齋又問長齋之意竇云身長如許口齒齊崖豈不是長齋衆皆大笑

羅刹鬼國

隋令盧思道聘陳陳主用觀世音語弄思道曰是何商人賫持重寶思道即以觀世音語報曰忽遇惡風漂墮羅刹鬼國陳主大慙

絕倒錄

宋 朱暉字養晦錢唐人

題桃符

游巡轄璉滑稽善嘲謔以吏職補官任袁州巡轄彼中有王知縣者游初與之甚親狎後因桮酒失歡游怨之值歲除於庭榻二巨桃符題曰戶封七縣家給千兵夜始分游往賀焉覬其囘謁而見也黎明王果來見所題桃符笑指曰此非千文內一聯乎游曰是也王云七縣者何謂游曰君知否內一縣被門下壞

了王不懌而去

老饕賦

老饕賦見于蘇文忠集中近有某應制者爲擬老饕賦雖近俳諧亦有所譏云賦曰齒刺唇搖心煎腹熬常眼落於鐺銚每情動於厨庖晨之興也掃半碗之豆粥飡數甑之雪糕時方凛也盪二盃之卯酒從一早之醄醄方投箸而捫腹一噯腐而心嘈嗟夫物理豈消兮初躰有偏人情可欲兮賓席難逃海味之去酒也而實憎於小器非肉之不飽也而尤便於大嫏蟹團蠐而巨殼魚柴子而多膠遇若人於春臺饗東家之太牢蓋新舊宜於和合而生熟異於烹庖飲福者則必覆醆歠醢者嘗亦哺糟每嘗徧於市食終莫及於家肴切緣孟嘗之門多喜不速之客大抵劉伶之宴悉尊洪量之豪易素得於需卦物可足於蠐螬故先生之願遊者綺席深不戀乎綈袍利嘴尖頭兮探鄉黨之吉凶尋香逐氣兮褒醵金以遊遨既盍簪而發咲何凈盤而見嘲先生一咲而起尋東司而上茅

婢僕詩

此條鈔本所無

唐李昌符婢僕詩二首其一云不論秋菊與春花箇箇能重空腹茶無事莫教頻入庫總然閑物要些些曲盡婢之情狀乃知古今如此

李生者居於沈門外善貨殖日賣養脾丸于市嘗揭巨榜於前曰不使丁香木香合則天誅地滅家蓄二婢以事炮製李一夜飲醉而溺死于河其家弗知也但怪連日不睬遣親信四方尋求略無踪迹洎官驗視或有報其家者亟前詣之已腐敗僅能辨認欲求免洗滌已不及矣遂葬於叢冢間立木牌於墳云設藥李郎中之墓有或題於牌後曰賣藥李郎中昂藏辦不窮一朝大賜報溺死運河東未幾家計蕭然其妻遣去二婢尋弃所居攜二子以事人或有問於妻曰你夫脩合不苟天當祐之何返報之酷耶他日後夫醉之酒和之妻曰向所遣去二婢先未專妻之脩合十名木香十名丁香其實不用二藥也故受斯報云

丁巳九月十三日燈下校明鈔本并增錄養脾丸一條 双鑑樓主人記

埜玉集

宋 喻文豹

星日

嚴君平在蜀持五行看者人臣則勉之以忠人子則勸之以孝後世或取於日或寓於星泥壯有端誠爲可鄙如從漢高祖入關三百人封侯隨趙括四十萬人皆坑之漢兵無一名行衰絕運限趙兵無一人在生旺此理安何爲癡昔軍校與趙韓王同年月日生若韓王有一大遷除軍校則有一大責罰有小遷轉則軍校微

有譴訶此又不知以何而取大抵人事盡則天理見
烏可徒信術者而預生妄喜

天子爲座主

馬涓字巨濟爲狀元乃劉元城取涓不循門生之禮
曰省試有主文故稱門生殿試則天子爲座主豈可
爲它人門生器之大服

木姓

木尚書待問癸未年爲狀元孝宗問木姓出何代對
曰容臣追思故永嘉有魑魅魍魎似魁之誚文豹
子貢姓端木思即木姓如諸葛司馬夏侯皆分爲兩
姓

登科後解嘲

詹乂登科解嘲讀盡詩書五六担老來方得一青衫
家人問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三

荆公捨宅

荆公嘗署中與明道先生語公子雱因首跣足手持
婦人冠出問何事公曰新法爲人沮雱箕踞坐大言
曰梟韓琦富弼頭于市則法行矣雱卒公恍見其荷

鉄枷如重囚乃捨宅爲半山寺

行令

東坡先生嘗行一令以兩卦名証一故事一人云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云光武兵渡滹沱河未濟既濟一人云劉寛羮汚朝衣家人小過先生云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小畜後斬大畜蓋爲荆公發也

嘲謔

漁隱叢話云朝廷常遣使高麗後一僧伴宴會中行令曰張良項羽爭一傘良曰凉傘羽曰雨傘我便曰許由晁錯爭一瓢由曰油葫蘆錯曰醋葫蘆

常談出處

常談習熟多有不知出處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此賀知章詩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爲春杭州巡檢蘓麟上太守范文正公求薦詩

棋詩

蔡州褒信縣有一道人工棋常饒人先自爲詩曰爛柯仙客妙通神一局曾經幾度春自出洞來無敵手

得饒八處且饒人

捩鼻目

太宗子元儼有威聲號八大王有人謁張乖崖投丞相及給事書皆納之袖中無語及八大王書乃曰捩鼻目也

拒馬

光祿大夫門外則施行馬闤闠顏延之云闤闠市巷門也巷門也市廛者市中邸舍

市廛

楊子有田一廛言有百畝之居市井者古者鄉田同一井一井心有一市文豹嘗作聞井疏曰六十四卦有井卦言水養人二十八宿有井星司人汲水雖三家之市皆有豈兩巷之間及無平地鑿空惡湧出醴泉甘露諸天打供會祿來金海銀河

俗語切脚字

俗語切脚字勃籠蓬字勃蘆盤字突落鐸字窟陀窠字黯賴壞字骨露錮字屈攣圈字鶻盧蒲字突郎唐字突欒團字吃落角字只零精字不丁臣字即釋典所用合字

西方公據

哲宗問左右蘇軾儼朝章者何服對曰道衣南行時

帶一軸彌陀曰此軾生西方公據也

護法論

張商英字天覺號無盡嘗見梵冊整齊嘆吾儒之不若夜執筆妻向氏問何作曰欲作無佛論向曰既曰無又何論公駭其言而止後閱藏經翻然有悵乃作護法論

聖節僧人升座

德宗每年生日令僧道及給事中等官大論麟德殿相與問難賚賜予有差時以爲上儀曰樂天有三教於衡我朝聖節昇座本於此

序

世有說苑說林又有叢說世說嗚呼說而不根諸理潢潦耳俞君文豹餘慶有也一日有其所萃之說名曰吹劍其庶乎根於理者予披閱顛末觀其粹甚乎其文瑩甚殆無一疵可指因易其名爲唾玉集識者或有取於斯撫卷太息喜而書之景祐二年春山翁頃編是錄名爲吹劍聊適興耳或者遂僭名爲唾玉集豈余本心哉知我罪我以俟賢者

丁巳九月既望依明鈔本校過補序二則工書中衣錦樂一則增改百餘字喜而記之沅妹

吳郡陸長源

聖姑棺

吳郡太湖中聖姑棺在洞庭山中有聖姑寺并祠其棺在祠中俗傳聖姑死山中已數百年其貌如生遠近求賽歲獻衣服粧粉不絕又有人欲得觀者巫祕密云愼不可若開便有風雨之變村閭皆虔事之無敢窺者巫又妄傳云有見者衣裝儼然一如生人大曆中福建觀察使李照之子七郎者性情狂肆恃勢

不懼程法因率奴輩啓觀棺中唯朽骨骸而已亦無風雨之變

陝州鐵牛

陝州城南有鐵牛出土數尺大如五六斗鐵上有兩穴世人稱是鐵牛鼻又河址道觀中有一條出云是鐵牛尾俗傳陝州北臨大河無此牛即城不復立河東楊諫立碑以頌之上元中衛伯玉爲陝州刺史發卒掘土以觀鐵牛之勢纔深二丈許其鐵即絕更無根系遂却於舊處以土揜之

石老化鶴

幽州石老者賣藥爲業年八十忽然腹大十餘日不下食飲水而已其疾猶扶持而行比明其子號泣叫四隣云適來有兩白鶴入我父室中吾父亦化爲白鶴同飛去遂指雲中白鶴擗地號叫頃之人異而觀之皆焚香跪拜節度使李懷山及兵馬使朱希采驗見室中有穿紙格出入處徧問邑人四隣皆言石老化爲白鶴飛去翔翥雲間移時節度使賜石老子米一百石絹一百疋遠近傳石老得仙太清宮道士

段常者續仙傳備載石老得升仙事月餘其子與隣人爭鬬官中推鞠乃爲絹不平云石老病久其夕奄然將終其子以木貫大石縛父屍沉於桑乾河水妄指雲中白鶴是父州縣復差人檢兼於所沉處撈漉得屍懷山怒遂杖殺其子里伍節級科次瘞其石老死屍

女媧墓

潼關北太河中有灘出水可三二尺灘上有一樹古老相傳云本女媧墓女媧鍊石補天缺斷鼇以立

維故墓在大河中水高與高水下與下蓋神之所持也於今數年矣立祠於岸載在祀典天寶十二載秋霖雨一百日河水泛溢其灘遂被洪水衝沒至今無遺跡乃知向說皆謬耳

太伯

吳閶門外有太伯廟往來舟船求賽者常溢謂廟東又有一宅中有塑像云是太伯三郎里人祭時巫祝云若得福請太伯買牛造華蓋其如太伯輕天下以讓之而適於勾吳豈有顧一牛一蓋而爲人致福哉

按太伯傳太伯無嗣立弟仲雍太伯三郎不知出何邪

池底鋪錦

唐 李石

文宗論德宗奢靡云聞得禁中老官人每引泉先于池底鋪錦王建宮詞曰魚藻宮中鎖翠娥先皇行處不曾多只今池底休鋪錦菱角雞頭積漸多是也

辯水

李德裕居廟廊日有親知奉使于京口李曰還日金山下楊子江泠水與取一壺來其人舉棹日醉而忘

之泛舟上石城下方憶乃汲一瓶於江中歸京獻之李公飲後嘆訝非常曰江表水味有異於頃歲矣此水頗似建業石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隱也

齊雲

昭宗乾寧三年鳳翔李茂貞欲搆難犯于神京上欲幸太原行止渭北華州韓建迎歸郡中上鬱鬱不樂時登城西齊雲眺望明年秋製菩薩蠻詞二首以寄思云

琵琶

韋應物爲蘇州刺史有官因建中亂得國于康崑崙琵琶至是送官表奏入內

悞稱名

文帝對翰林諸學士因論前代文章裴舍人素數稱陳拾遺名椰舍人璟目之裴不覺上顧椰曰陳字伯玉近亦多以字行

原化記

皇甫氏

江東客馬

頃歲江東有一客常乘一馬頗有重性客常于飲處醉甚獨乘馬至半路沉醉從馬上倚着一樹而睡久不動直至五更客奴尋覓方始扶策而馬當時倒地久乃能起病十餘日方愈此人無何以馬賣與宣州館家經二年客後得一職奉使至宣州知馬在焉請乘此馬此馬索視良久知本主也既乘遂躍此人於

地踐齧頗甚衆救乃免意恨其賣已也

螺婦

義興吳堪爲縣吏家臨荆溪忽得大螺已而化女子號螺婦縣令聞而求之堪不從乃以事虐堪曰令要蝦蟆毛鬼臂三物不獲致罪堪語螺婦即致之令又謬語曰更要禍斗堪又語螺婦婦曰此獸也須臾至如犬而食火聲以爲火令與火試之忽遺糞燒髮宇令及一家皆焚死焉

以珠易餅

賀知章嘗謁賣藥王老問黃白術持一太珠遺之老人得珠即令易餅與賀食賀心念寶珠何以市餅口不敢言老叟乃曰慳吝未除術何由成

蠡海錄

宋　王逵

諺云月如仰瓦不求自下月如張弓少雨多風盖月有九行月行八道青白赤黑各二道皆出入于黃道之中故曰九行道不中而過南則爲陽道道不中而過北則爲陰道行陽道則旱行陰道則潦月借爲光月生如仰瓦則行陰道如張弓則行陽道也明矣

雪者雨之凝也因高而寒極故雨凝而爲雪也其雨雪相雜者雲有高低之異也低者則爲雨高者則爲

雪

夫潮之生必自東而起其故何也蓋百川之水盡皆東赴及其氣之至也潮從東起者返本之義存焉然東方卯辰之位卯爲升氣之盛辰爲龍變之鄉是以潮起于東不在于他方也

人之水溝穴在鼻下一名人中蓋居人身天地之中也天氣通于鼻地氣通于口天食人以五氣鼻受之地食人以五味口受之穴居其中故名之曰人中或曰人有九竅自人中已上者皆兩自人中已下者皆一若天地交泰之義者則鑿矣

禽獸之音偏于一故無智雖有智亦偏一巧舌縱多轉聲亦不具五音也人之音外配五行內應五臟各無欠缺故人爲萬物之靈也

人之手心抓而不痒人之足心抓之則痒者何也蓋人手心通心氣心屬火喜動故不痒人足心通腎氣腎屬水喜靜故痒

鳥之喙方者趾方近于陰故夜不眠而能飛鳴鳥之喙尖者趾尖純于陽故夜宿而不能飛鳴鳥喙尖而

能夜飛鳴者色純于陰也若鴉頸既白而不純故夜不能飛鳴也

鼠之前爪四指陰也後爪五指陽也故爲陰陽之始終龜之前後爪亦同于鼠故爲陰陽之大用或曰鼠前四後五四時五行也龜前五後四五湖四海也

飛禽爲陽皆食果穀得天陽之氣也走獸爲陰皆食芻蓁得地陰之氣也

或問曰獸有尿禽無尿何也答曰獸得陰數陰數無窮爲無上故無翼禽得陽數陽數無終爲無下故一竅而無尿也

五行惟火無定著山木而見形依土而附質因金而顯性遇水而作聲

水火乃陰陽之極坎離之象著坎內含一陽生氣也故水中能容物離中含一陰宛氣也故火中不能容物

厲土始則重燥則輕伐木始則重槁則輕是知形附質則重形離質則輕木附土液附木乃重生則重也水離土液離木乃輕絕則輕矣

或問海錯生鹹鹵而其味每淡及獲之醃浸以鹽其味即鹹矣其理何在答曰生氣臨之者變生生氣也死死氣也故海錯在海皆澹及其離海鹽醃之即鹹生則氣血行故味不入死則氣血凝故味能入

梓潼文昌君從者曰天聾曰地啞蓋帝君不欲人之聰明盡用故假聾啞以寓意且夫天地豈可以聾啞哉

紫色乃水火陰陽相交既濟流通之義也故天垣曰紫宮又曰紫微者紫宮微妙之所也是以天子之居亦曰紫宸面南拱北之情合矣

凡草木經牛嗽之餘必重茂經羊嗽之餘必粹稿諺有之曰牛食如虓信夫是蓋生殺之氣至然也

澄懷錄

元　袁桷

陶靖節爲柴桑劉遺民亦作柴桑令白香山宿西林寺詩云木落天晴山翠開愛山騎馬入山來心知不及柴桑令一宿西林却便回註柴桑令劉遺民也

花木譜云越中牡丹開時賞者不問親疎謂之看花局澤國此月多有輕陰微雨謂之養花天

河間獻王德從民得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本仍金帛賜以招之

楊子撰法言蜀人齋十萬錢願載一名子雲不聽以
富人無義正如圈中之鹿欄中之牛安得妄載
韓熙載云花宜香故對花焚香有風味相和其妙不
可言者木犀宜龍腦酴醾宜沉水蘭宜四絕合笑宜
麝薝蔔宜檀
終南山五老洞碑記墨菊其色如墨古用其汁以書
字
東坡云爛蒸同州羊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筯南
都撥心麵作槐葉溫淘糝以襄邑抹猪炊共城香稻
鷰以蒸子鵝吳興庖人鮓松江鱸鱠旣飽以廬山康
王谷水烹魯坑闘品必焉解衣仰卧使人誦赤壁前
後賦亦大快事
郭文在山間有石櫑梅等花爲樵牧所傷文賣簪
沽酒以澆花樹人問之曰爲二子洗瘡止痛
皇甫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
日醉一日病酒
衛濟川養六鶴日以粥飲啖之三年識字濟川檢書
皆使鶴啣取之無差

陸羽謀懷素傳疎放不拘細行飲酒以養性草書以暢志貧無紙乃種蕉葉萬餘株以供揮灑人問之曰吾種紙耳

李琰之曰吾好讀書非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爲聲名勞七尺也

孫蔚家世好學藏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恒百餘人蔚爲辦衣食

白氏金鎖云書冊以竹漆爲糊逐葉微攤不惟可[illegible]

[illegible]有字畫兼紙不生毛百年如新此宮中法也

李華燒三城絕品炭以龍腦褁芋魁煨之擊爐曰芋魁遭遇矣

中宗朝韋武間爲雅會各携名香比試優劣名曰鬬香韋溫挾椒塗所賜常獲魁

漢張竦以列侯居長安貧無賓客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說書

鄧禹內文明篤行淳備事母孝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爲後世法

坡老性好睡常宿臨安淨土寺有平生睡不足急掃清風宇句

東晉謝太傅墓碑但樹貞石初無文字蓋重難製述之意也

蘇黃門云人生逐日胸次須出一好議論若飽食煖衣惟利欲是念何以自別于禽獸

李贊皇云花木以海爲名者悉從海外來

虞伯生與朱萬初帖云深山高居爐香不可缺退休之久佳品乏絕人爲取老松栢根枝葉實共擣之所

風坊羼和之每焚一丸足助清苦

山林窮四和香以荔枝殼甘蔗滓乾栢葉黃連和焚又加松毬棗核梨核皆妙

古人藏書辟蠹用芸芸香草也今人謂之七里香葉類豌豆作小叢生南人採置席下能去蚤虱

永徽中定州僧欲寫華嚴經先以沉香種楮樹取以造紙

蘇晉作曲室爲飲名酒窟地上每一塼鋪酒一甌計塼五萬枚晉日率友朋次第飲之取盡而已

淵明得太守送酒多以春秋水雜投之曰少延清歡
滕達道蘇浩然呂行甫暇日研墨水數合并筆之餘
便啜飲之
蔡君謨嗜茶老不能飲但把玩而已
唐詢字彥猷好蓄硯客至輒出而玩之有硯録三卷
行於世
眉州象耳山上有李白留題云夜來月下卧醒花影
零亂滿人襟袖疑如濯魄氷壺也
揚雄草玄硯如今制去其圭角汾水王通廟中有

晉時續六經所磨硯
柳下季死妻自誄門人不能損一字
異物志云廣南以竹爲硯
韋絢曰孔明所止獨種蔓菁者取其出甲便可生啗
葉舒可煑食久居隨以滋長棄去不惜回則易尋而
採之冬有根可斲食比諸蔬屬其利爲溥
武林管箕泉出赤山之陰合于惠因澗元末王大痴
卜居泉上
黃魯直晚年懸東坡像于室中每早衣冠薦香肅揖

甚敬或以同時相上下爲問則離席驚避曰庭堅望
蘇公門弟子耳安敢失其序
蘇子容聞人語故事必令人檢出處司馬溫公聞人
言新事即便抄録且必記所言之人故當時謂古事
張旭嗜酒每大醉狂呼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
莫語子容今事莫告君實
既醒自視以爲神
揷梅每旦當剌以湯揷芙蓉當以沸湯閉以葉少頃
揷鑪當先花而後水揷梔子當削枝而槌破揷芍藥
牡丹及蜀葵萱草之類皆當燒枝則盡開
李洛公資暇集云豹性潔善服氣雪霜雨霧慮污
身伏而不出是豹伏之義
蔡君謨湯取嫩而不取老蓋謂團餅茶發耳今旗芽
錦甲湯不足則茶神不透茶色不明故茗戰之捷
在五沸
東坡遇天色明暖筆硯和暢便作草書數紙非獨以
適意使百年之後與同志者有以發之也
凡香須入窨貴燥濕得宜也合和訖乾器收蠟紙封

埋屋地下半月餘

前輩訪人不遇皆不書壁書壁自東坡始遇訪客坐久候人未至則揮墨行

淨因禪師雪其壁倩文與可寫竹一枝云以代老漢說法

董仲舒讀書不窺園者三年法真趙里皆歷年桓榮十五年何休十七年

石能醒酒則李衛公平泉莊物也草能醒酒則開元童有潔癖屋宇器具時一滌之盥手以銀方斛水于手已而兩手相拍乾不用巾拭客去則滌其

典慶池南物也

橘

東皐雜錄江南自春至初夏有二十四番風信呂氏春秋春之德風風不信則花不成

種明逸嗜酒嘗種秫自釀曰空山清寂聊以養和自號雲谿醉侯

顧渚湧金泉每歲造茶時太守先祭拜然後水漸出造貢茶畢水稍減至供堂茶畢已減半矣太守茶畢

遂涸

白樂天入關劉禹錫正病酒禹錫乃餽菊苗虀蘆菔鮓換取樂天六班茶二囊灸以醒酒

太湖石出洞庭西山生水中者隹牛僧孺家諸石以此爲甲

柳氏序訓云余家昇平里西堂書經子史皆有三本一本紙墨籤束以鎮庫一本長將披覽一本次者後生子弟爲業

魏賈鏘令人乘小艇于黃河中接河源水以釀酒爲崑崙觴芳味絕倫

山齋之用秋采甘菊花貯以紅棊布囊作枕用能清頭目去邪穢采蒲花如柳絮者熟鞭貯以方青囊作坐褥或卧褥春則暴收甚溫燠木棉不及也

有人收得虞永興與圓機書一紙剪開字字買之礬卿一字得麻一斗鶴口一字得銅硯一枚房邨一字得芋千頭

宋孫覿曰新第落成市聲不入耳俗軌不至門客至命坐青山當戶流水在左輒譚世事便當以大白浮

之使不得言也